特
ロ仁13
2040
3

2040
3

管子卷第七

大匡第十八

唐司空房玄齡注

大匡第十八 謂以大事匡君

内言一

齊僖公生公子糾。公子小白。使鮑叔傅小白。鮑叔辭。稱疾不出。管仲與召忽往見之曰。何故不出。鮑叔曰。先人有言曰。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今君知臣不肖也。是以使賤臣傅小白也。鮑叔

按言子固辭傳稱疾不出君不信我權保子以死亡則君不疑必免子之傳矣

以小白年幼又不肖而賤故難爲之傳也賤臣知弃矣。召忽曰。子固辭無出。吾權任子以死亡。必免子。任保也君若有疑我當保子以疾困至於死亡此可以免子之身鮑叔曰。子如是。何不免之有乎。言必免也管仲曰。不可。以召忽言非持社稷宗廟者。不讓事。不廣閒。社稷宗廟至重故不可讓難事而廣求閒安將有國者。未可知也。於三公子未可的知其人子其出乎。召忽曰。不可。吾三人者之於齊國也譬之猶鼎之有足也。去一焉。則必不立矣言三人不可異其出處吾觀小白。必不爲後矣。管仲曰不然也。夫国人憎惡糺之母以及糺之身而憐小白之無母也。諸兒長而賤。事未可知也。夫所以定齊國者。非此二公子者。將無已也。二公子謂諸兒子糺言二子既不能定齊國而又不立小白即是將更無所用謂小白必得立矣小白之爲人無小智。惕而有大慮。言雖無小智能惕懼而有大慮非夷吾莫容小白。小白既無小智必乖迕於俗人故非夷吾莫能容天不幸降禍加殃于齊。糺雖得立。事將不濟。非子定社稷其將誰也。糺既不濟次在小白輔小白而定社稷者非子而誰子謂召忽召忽曰。百歲之後。吾君卜世。犯吾君命而廢吾所立奪吾糺也。雖得天下。吾不生也吾君卜世謂僖公之子小白等也君命謂僖公之命使立子糺今而奪焉我當

見古兄字後倣此言犯命廢紀事乃天下問不生況定齊社稷一國之政乎

致死兄與我齊國之政也。受君令而不改。奉所立而不濟是吾義也。召忽稱管仲爲兄與我齊國之政謂使知政也今受君令而立子糾不改其所奉更有所立不濟而死是爲臣之義也管仲曰。夷吾之爲君臣也。言已立君臣之義與召忽異將承君命。奉社稷以持宗廟。豈死一糾哉。言當爲宗廟社稷致死不死於一糾夷吾之所死者。社稷破。宗廟滅。祭祀絕。則夷吾死之非此三者。則夷吾生。夷吾生則齊國利。夷吾死則齊國不利。鮑叔曰。然則奈何。管子曰。子出奉令則可。子出奉令則小白有所依故曰可鮑叔許諾。乃出奉令。遂傳小白。鮑叔謂管仲曰。

何行。問其事君當作何行管仲曰。爲人臣者。不盡力於君。則不親信。不與君親信不親信。則言不聽。言不聽。則社稷不定。夫事君者無二心。此事君之所行鮑叔許諾。僖公之母弟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言無知之寵與適子同僖公卒。以諸兒長。得爲君。是爲襄公。襄公立後。絀無知。無知怒。公令連稱管至父戍葵丘曰。瓜時而往。及瓜時而來期戍。公問不至。請代不許。故二人因公孫無知以作亂。魯桓公夫人文姜。齊女也。公將如齊。與夫人皆行。公謂桓公申俞

諫曰。不可。申俞魯大夫也女有家。男有室女有夫之家男有妻之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公不聽。遂以文姜會齊侯於濼。文姜通於齊侯。桓公聞。責文姜。文姜告齊侯。齊侯怒。饗公。使公子彭生乘魯侯。脅之。乘謂扶公升車拉其脅而殺之公薨于車。豎曼曰。豎曼齊大夫也賢者死忠以振疑百姓寓焉。抵救也賢者死於忠義以救當時之疑故百姓有所託焉寓寄託也智者究理而長慮。身得免焉。智者既盡理而謀慮又長故免於危亡今彭生二於君。不以正道輔君而從之於昏故曰二無盡言而諛行以戲我君使我君失親戚之禮命無盡言謂不忠諫襄公通其妹故曰失親戚之禮命

又力成吾君之禍。以構二國之怨。恃其多力拉殺魯君故曰力成吾君之禍彭生其得免乎。禍理屬焉。禍敗之理屬於彭生夫君以怒遂禍。君怒魯桓彭生則遂成其禍不畏惡親聞容。昏生無醜也。君而通妹是謂惡親不畏此事遠聞而容忍之然此昏愚之生於不識其類故曰昏生無醜醜類也豈及彭生而能止之哉。及如也禍由彭生則彭生力能之今而成禍故當誅之魯若有誅。必以彭生爲說。二月。魯人告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修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死。請以彭生除之。齊人爲殺彭生以謝於魯。五月。襄公田于貝丘。見豕彘。從者曰。公子彭生

也。公怒曰。公子彭生安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墜於車下。傷足亡屨。反誅屨於徒人費。不得也。誅責鞭之見血。費走而出。遇賊於門。脅而束之。費祖而示之背。賊信之。使費先入伏公而出。鬬死于門中。石之紛如死于階下。孟陽代君寢于牀。賊殺之。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于戶下。遂殺公而立公孫無知也。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九年。公孫無知虐於雍廩。雍廩殺無知也。桓公自莒先入魯人伐齊納公子糾。戰於乾時。管仲射桓公中鉤。魯師敗績。桓公踐位。於是劾魯。使魯殺公子糾。劾謂與兵脅之桓公問於鮑叔曰。將何以定社稷。鮑叔曰。得管仲與召忽。則社稷定矣。公曰。夷吾與召忽。吾賊也。鮑叔乃告公其故圖。故圖謂管仲本使鮑叔傅小白將立之公曰。然則可得乎。鮑叔曰。若亟召。則可得也。不亟。不可得也。夫魯施伯知夷吾受人之有慧也。其謀必將令魯致政於夷吾。夷吾受之。則彼知能弱齊矣。夷吾不受。彼知其將反於齊也。必將殺之。既不受魯政而反於齊恐其將爲魯害故殺之公曰。然則夷

吾將受魯之政乎。其否也。鮑叔對曰。不受。夫夷吾之不死糺也。爲欲定齊國之社稷也。今受魯之政是弱齊也。夷吾之事君無二心。雖知死。必不受也。君謂桓公。公曰。其於我也曾若是乎。曾則也則能無鮑二心如是乎鮑叔對曰。非爲君也。爲先君也。其於君不如親糺也。言管仲親糺多於小白也糺之不死而況君乎。親尚不死疏則可知君若欲定齊之社稷則亟迎之。管仲既志在定齊社稷故須急迎之公曰。恐不及奈何。鮑叔曰。夫施伯之爲人也。敏而多畏。多畏則念慮深公若先反恐注怨焉。必不殺也。若先反管仲而施伯

殺之齊必注怨故不敢殺公曰諾。從鮑叔之言也施伯進對魯君曰管仲有急。其事與小白爭國。其事既不濟。故來在魯可因此事而致政之難若受之則齊可弱也若不受則殺之。殺之以說於齊也。與同怒。尚賢於已。施伯恐管仲反齊爲害欲殺之有若與齊同怒如此猶賢於不殺也君曰諾。魯未及致政而齊之使至曰。夷吾與召忽也。寡人之賊也。今在魯。寡人願生得之。若不得也。是君與寡人賊比也。魯君問施伯。施伯曰。君與之。臣聞齊君惕而亟驕。雖得賢。庸必能用之乎。庸猶何也及齊君之能

用之也。管子之事濟也。及猶就也就令能用之管子之事必濟矣夫管仲天下之大聖也。今彼反齊。天下皆鄉之。豈獨魯乎。今若殺之。此鮑叔之友也。鮑叔因此以作難。君必不能待也。齊國强鮑叔賢故不能待待猶擬也不如與之。魯君乃遂束縛管仲與召忽。管仲謂召忽曰。子懼乎。召忽曰。何懼乎。吾不蚤死。將胥有所定也。胥待今既定矣謂小白已定齊今子相齊之左。必令忽相齊之右。雖然。殺君而用吾身。是再辱我也。君謂子糾子爲生臣忽爲死臣。生則定社稷死則顯忠義忽也知得萬乘之政而死。公子糾

可謂有死臣矣。子生而霸諸侯。公子糾可謂有生臣矣。死成忠義之行死者成行。生定社稷之名生者成名。名不兩立。既成生名不可又成死名行不虛至。必致身受命乃謂之行也子其勉之。死生有分矣。乃行入齊境。自刎而死。管仲遂入君子聞之曰。召忽之死也。召忽之生不能霸諸侯管仲之生也。賢其生也。召忽之死不賢其死也。管仲之死不成九合之功或曰。明年。集書者更聞異說故言或曰明年也襄公薨。公子糾踐位。國人召小白。鮑叔曰。胡不行乎。小白曰。不可。夫管仲知。召忽强武。雖國人召我。

我猶不得入也。鮑叔曰。管仲得行其知於國。國可謂亂乎。管仲得行其智於國國則不亂今亂是不得行其智召忽強武。豈能獨圖我哉。國人既召小白則不與召忽圖我 小白曰。夫雖不得行其知。豈且不有焉乎。直是智不行不得言無智召忽雖不得衆。夫國之亂也智人不得作內事。智人作內事則其國理 朋友不能相合摻而國乃可圖也 摻交入也朋友不能相交合則黨與弱故乃可圖 乃命車駕。鮑叔御。小白乘而出於莒。小白曰夫二人者奉君令。吾不可以試也。二人謂管仲召忽奉君令則致死拒我故不可試也 乃將下。鮑叔履其足曰。事之濟也在此時。事若不濟。老臣死之。公子猶之免也 鮑叔言事若不濟則已致死公子猶可得免脫 乃行至於邑郊。鮑叔令車二十乘先。夫國之疑。二三子莫忍老臣。二三子謂從小白者不忍違老臣故相從 十乘後。二乘先鮑叔欲與之入國十乘後令備公子 中心實疑 事之未濟也。老臣是以塞道。以事未濟故以二十乘先行塞道 鮑叔乃誓曰。事之濟也聽我令。事之不濟也。免公子者為上。死者為下。吾以五乘之實距路。鮑叔於前二十乘更將五乘先行距路不令子糾之黨得及小白 鮑叔乃為前驅。遂入

國。逐公子糺。管仲射小白中鉤。管仲與公子糺召忽遂走魯。桓公踐位。魯伐齊納公子糺而不能。桓公二年踐位。入國二年方得踐位召管仲。管仲至公問曰。社稷可定乎。管仲對曰。君霸王。社稷定。君不霸王。社稷不定。公曰吾不敢至於此其大也。定社稷而已。管仲又請。君曰不能。管仲辭於君曰。君免臣於死。臣之幸也。然臣之不死糺也。爲欲定社稷也。社稷不定。臣祿齊國之政而不死糺也。臣不敢。既不死糺空食齊政之祿而不定社稷臣則不敢言將致死乃走出。至門公召管仲。管

仲反。公汗出曰。勿已。其勉霸乎。必欲令霸王而不已我將勉力而求霸也管仲再拜稽首而起曰今日君成霸。臣貪承命。趨立於相位。君既許霸臣貪於承命故趨立相位乃令五官行事。異日公告管仲曰。欲以諸侯之間無事也小修兵革。管仲曰。不可。百姓病。公先與百姓而藏其兵。百姓困病當先賦與之而兵事且可藏與其厚於兵。不如厚於人。人厚兵自強齊國之社稷未定公未始於人而始於兵外不親於諸侯。內不親於民。公曰諾。政未能有行也。二年桓公彌亂。不盡行夷吾之言故彌亂又告管仲曰。欲繕兵。管仲

又曰不可。公不聽。果爲兵。桓公與宋夫人飲船中。夫人蕩船而懼公。公怒出之。宋受而嫁之蔡。歲明年。公怒告管仲曰。不可。臣聞內政不修。外舉事不濟。公不聽。果伐宋。管仲曰。請修兵革。吾士不練。吾兵不實。諸侯故敢救吾讎。內修兵革。管仲曰。不可。齊國危矣。內奪民用。士勸於勇。外亂之本也。修兵則用廢故曰奪人用士所勸於勇則輕敵故爲外亂之本也外犯諸侯。民多然也。外犯必多殘害故爲人所怨爲義之士不入齊國。君爲不義故義士不歸也安得無危。鮑叔曰。公必用夷吾之言。公不聽。乃令四封之內修兵。關市。征後之後謂過常也謂重其稅賦公乃遂用以勇授祿。士勇則與之祿鮑叔謂管仲曰。異日者。公許子霸。今國彌亂。子將何如。管仲曰。吾君惕其智多誨。智多則可試誨之也姑少胥其自及也。胥待也待其自能及道。鮑叔曰。比其自及也。國無闕亡乎。管仲曰。未也。國中之政。夷吾尚微爲焉。亂乎。尚可以待。國政微爲則未至亂可待君自及外諸侯之佐。既無有吾二人者。未有敢犯我者。諸侯之佐既無有如我二人故不敢犯我明年。朝之爭祿相刺

裚領而刎頸者不絕。裚謂掣斷之也鮑叔謂管仲曰。國死者衆矣毋乃害乎。管仲曰。安得已。然此皆其貪民也。貪人爭祿自殘亦未能自爲害也夷吾之所患者。諸侯之爲義者。莫肯入齊。齊之爲義者。莫肯仕。此夷吾之所患也。有義之士內外不歸亂亡立至故可患也若夫死者。吾安用而愛之。貪人自相殺傷吾何能惜之公又內修兵。三年。桓公將伐魯。曰。魯與寡人近。謂國相隣於是其救宋也疾疾謂先諸侯至寡人且誅焉。管仲曰。不可。臣聞有土之君。不勤於兵不忌於辱。不輔其過。則社稷安。勤於兵。忌於辱。輔其

過。則社稷危。公不聽。興師伐魯。造於長勺。魯莊公興師逆之。大敗之。桓公曰。吾兵猶尚少。吾參圍之安能圉我吾以三倍之兵圍之則何能圉我四年修兵。同甲十萬同甲謂完堅齊等車五千乘。謂管仲曰。吾士既練。吾兵既多。寡人欲服魯。管仲喟然嘆曰。齊國危矣。君不競於德而競於兵。人君當以德義服遠不當競於兵也天下之國。帶甲十萬者不鮮矣。吾欲發小兵以服大兵。欲以齊國服諸侯而致霸王故曰以小兵而服大兵也內失吾衆謂數搖動之則衆疲而散諸侯設備。數見侵伐故設備吾人設詐。力不足則詐以繼之國欲無危。得已

乎。公不聽果伐魯。魯不敢戰去國五十里而爲之關。更立國界而爲之關魯請北於關內以從于齊。齊亦毋復侵魯。服請從服於齊供其徵求北於濟之關內桓公許諾。魯人請盟曰。魯小國也。固不帶劒。今而帶劒。是交兵聞於諸侯。君不如已。若以交兵聞於諸侯不如止而不盟也請去兵。桓公曰諾。乃令從者毋以兵。管仲曰。不可。諸侯加忌於君。君如是以退。可忌怨也諸侯欲以結盟致怨於君今請不盟從此即退可也君果弱魯君。諸侯又加貪於君。若果弱魯諸侯又以貪名加君後有事小國彌堅大國設備既有貪忌之名故皆設備非齊國之利也

桓公不聽管仲又諫曰。君必不去魯。胡不用兵。曹劌之爲人也。堅強以忌。不可以約取也不可以盟取也桓公不聽果與之遇。莊公自懷劒。曹劌亦懷劒踐壇。莊公抽劒其懷曰。魯之境去國五十里。亦無不死而已。左揕桓公。右自承曰。均之死也。戮死於君前。左手舉劒將揕桓公且以右手自承而言曰齊迫魯境亦死今殺君亦死同是死也將殺君次自殺故曰均之死也戮死於君前管仲走君。曹劌抽劒當兩階之間曰。二君將改圖。無有進者。救劒當階所以拒管仲言魯齊二君將欲改先者之所圖今不當有進者也管仲曰。君與地以汶爲竟。桓公

揕音枕擿擊也史記七首揕之

許諾。以汶爲竟而歸。桓公歸而修於政。不修於兵革。自圉辟人。以過弭師。既不修其兵革故出入自圉辟其人以先者之過故弭息其師五年宋伐杞。桓公謂管仲與鮑叔曰。夫宋寡人固欲伐之。無若諸侯何。無若諸侯救宋何夫杞。明王之後也。杞夏之後今宋伐之。予欲救之。其可乎。管仲對曰。不可。臣聞內政之不修。外舉義不信。君將外舉義以行先之。以內行先之則諸侯可令附。桓公曰。於此不救。後無以伐宋。今不救杞後無辭以伐宋管仲曰。諸侯之君。不貪於土。貪於土。必勤於兵。勤於兵。必病於民。民病則多詐。夫詐密而後動者勝。密靜詐則不信於民。夫不信於民則亂內。動則危於身。是以古之人聞先王之道者。不競於兵。兵者凶器競之則危桓公曰。然則奚若。管仲對曰。以臣則不。以臣之意則不與君同而令人以重幣使之。以重幣使宋令罷杞兵使之而不可。謂宋不從令君受而封之。受杞告命而建封之桓公問鮑叔曰。奚若。鮑叔曰。公行夷吾之言。公乃命曹孫宿使於宋。宋不聽。果伐杞。宋果伐杞桓公築緣陵以封之。緣陵杞城予車百乘甲一千。謂與杞也明年。狄人伐邢。邢君出致於齊。致命於齊以告急桓公

築夷儀以封之夷儀那城寻車百乘卒千人明年狄人伐衛衛君出致於虛虛地名詩所謂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桓公且封之隰朋賓胥無諫曰不可三國所以亡者絕以小小國之士理則然矣不當封也今君斷封亡國國盡若何國之車盡放亡國其若之何桓公問管仲曰奚若管仲曰君有行之名安得有其實既有行封之名則當虛國而爲之安得有其實乎君其行也公又問鮑叔鮑叔曰君行夷吾之言桓公築楚丘以封之與車三百乘甲五千既以封衛明年桓公問管仲將何行更問以所行之政也管仲對曰公內修政而勸民可以信於諸侯矣君許諾乃輕稅弛關市之征爲賦祿之制既行之管仲又請曰諸侯之禮請臣有病者君當慰問之願嘗而無罰五年諸侯可令傅行此五年可令諸侯親附公曰諾既已謂已行上事管仲又請曰問病臣侯交聘之禮令齊以豹皮往小侯以犬報往重報輕所謂大國小國則取小國桓公許諾行之管仲又請賞於國以及諸侯君曰諾行之管仲賞於國中君賞於諸侯諸侯之君有行事善者以重幣賀之從列士以下有善者衣裳賀之列士謂齊之列士管

仲自以衣裳賀之凡諸侯之臣有諫其君而善者以璽問之以信其言謂桓公以璽問之以信驗其所諫之言爲善公既行之又問管仲曰何行管仲曰隰朋聰明捷給可令爲東國東國謂自齊東之國令隰朋理之賓胥無堅强以良可以爲西土西土齊西之土令胥無之國與士交兵衛國之教危傅以利謂其教既高危且相傅以利謂以利成俗公子開方之爲人也慧以給不能久而樂始可游於衛其人性輕率不能持久所謂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故曰樂始使此人游於衛誘動之令歸於齊也魯邑之教好邇而訓於禮既訓學於禮禮者所以飾貌故曰好邇邇近也季友之爲人也恭以精博於

[illegible]孫小匡作曹孫宿

糧多小信可游於魯博於糧謂多委積楚國之教巧文以利不好立大義而好立小信蒙孫博於教而文巧於辭不好立大義而好結小信可游於楚小侯既服大侯既附厚往輕報所以服小侯游三人於三国所以附大侯夫如是則始可以施政矣君曰諾乃游公子開方於衛游季友於魯游蒙孫於楚五年諸侯附狄人伐謂入伐齊桓公告諸侯曰請救伐諸侯許諾大侯車二百乘卒二千人小侯車百乘卒千人諸侯皆許諾齊車千乘卒先致緣陵先者使卒戍緣陵今有狄難故致之戰於後故敗狄

故地名其車甲與貨。小侯受之謂敗狄所得車甲及貨盡與小侯大侯近者以其縣分之。不踐其國近齊之大侯則以齊縣分之終不踐其國以侵之北州侯莫來謂不來救齊北州謂北之州即幽州營州等桓公遇南州侯於召陵謂伐楚盟於召陵也曰。狄爲無道。犯天子令以伐小國小國齊自謂以天子之故。敬天之命令以救伐言諸侯以敬順天命救齊伐狄北州侯莫至。上不聽天子令。下無禮諸侯。寡人請誅於北州之侯。諸侯許諾。桓公乃北伐令支令支國名下鳧之山。斬孤竹孤竹國名斬其君遇山戎。顧問管仲曰。將何行。管仲對曰。君教諸侯

爲民聚食。諸侯之兵不足者君助之發。如此則始可以加政矣。既使諸侯足食足兵然後可以加之政也桓公乃告諸侯必足三年之食安。有三年食然後可安以其餘修兵革。兵革不足以引其事。告齊。齊助之發。諸侯兵之不足當引其事之闕者以告齊齊當發卒以助之也既行之。公又問管仲曰。何行。管仲對曰。君會其君臣父子。會謂考合其君臣父子之宜則可以加政矣。公曰。會之道奈何。曰。諸侯毋專立妾以爲妻。毋專殺大臣。無國勞。毋專予祿。於國無勞者不得專予祿士庶人毋專弃妻。毋曲隄所謂無障谷也毋貯粟。毋禁林。山澤之林當與

人共之也行此卒歲則始可以罰矣行之終歲而有不從者可以加刑罰君乃布之於諸侯諸侯許諾受而行之卒歲吳人伐穀穀齊之下都後以封管仲桓公告諸侯未徧諸侯之師竭至以待桓公竭至言其盡來桓公以車千乘會諸侯于竟都師未至吳人逃齊都之師尚未至而吳人逃也諸侯皆罷桓公歸問管仲曰將何行管仲曰可以加政矣諸侯服從如此故可以加之政曰從今以往二年適子不聞孝不聞愛其弟不聞敬老國良其老者國之賢良也三者無一焉可誅也無一尚可誅況無三乎諸侯之臣及國事三年不聞善可罰也及國事預知國政三年不聞善則不賢也故可罰君有過大夫不諫士庶人有善而大夫不進可罰也士庶人聞之吏賢孝悌可賞也士庶人有賢孝悌聞之於吏則可賞也桓公受而行之近侯莫不請事近齊之諸侯皆請齊徵賦之事兵車之會六兵車之會謂興兵有所伐乘車之會三乘車之會謂結好息民之會也饗國四十有二年桓公踐位十九年弛關市之征征賦也五十而取一取其貨賄五十之一賦祿以粟案田而稅案知其饔堉而稅之二歲而稅一率二歲而一稅之上年什取三中年什取二下年什取一歲飢不稅歲飢謂時歲總飢故不稅歲飢弛而稅此歲

飢謂有飢者有不飢者故施飢而稅不飢桓公使鮑叔識音志君臣之有善者。晏子識不仕與耕者之有善者。不仕謂餘子未仕者高子識工賈之有善者。國子爲李。李獄官也隰朋爲東國。賓胥無爲西土。弗鄭爲宅。爲宅掌修除宮室凡仕者近宮。仕者有公事職務故近宮不仕與耕者近門。不仕與耕者當出入田野故近於外門工賈近市。三十里置遽委焉。有司職之。遽今之郵驛也委謂當有儲擬以供過者立官以主之從諸侯欲通。謂從諸侯欲通於齊吏從行者。令一人爲負以車。其吏從行而來者遽之有司當令一人以車爲負載其行裝若宿者。令人養其馬。食其委。其客若宿即以所委食之客

按縣吏進諸侯士有善見與其賞有過則不與其罰蓋以他國故不遽及也

與有司別契。別契謂分別其契以知眞僞也至國八契。自郊至國八契則二百五十里之郊地相距爲五百里此周之大國也費義數而不當有罪。義謂供客之禮徒費義數而於事不當者罪之凡庶人欲通。鄉吏不通。七日。囚。庶人有所陳訴通於君鄉吏抑而不通事經七日者則囚其吏鞠劾其所以也出欲通。吏不通。五日。囚。出謂欲適他國賓人子欲通。吏不通。三日。囚。凡縣吏進諸侯士而有善。觀其能之大小以爲之賞。有過無罪。賞雖過能亦不罪也令鮑抑進大夫。勸國家。升進大夫令之勉營國家之事得之。成而不悔爲上舉。得此大夫故有成功終然允當無有可悔如此者舉善之上從政治爲次。所進大夫從政而能理者次上

成功也野爲原。又多不發。起訟不驕。次之。所進大夫有能勸勉農人開闢荒野皆爲原田又教之和通不相告發雖有起而訟者莫不恭恪不爲驕傲此又其次也勸國家。得之成而悔。從政雖治而不能野原。又多發起訟驕。行此三者爲下。令晏子進賢人之子。晏子平仲之先出不仕。不仕則樂道深處不華。不華則無過失而友有少長友有少長則遵禮經爲上舉。全此三者故爲上得二爲次。得二三之二也得一爲下。士處靖。靖卑敬貌敬老與賢。敬老近於親敬賢近於君交不失禮。行此三者爲上舉。得二爲次。得一爲下。耕者農。農用力。勤而不惰應於父兄。孝且義事賢多。擇善而從故能多

按處華句照上處不華不交謂以貴凌

行此三者爲上舉。得二爲次。得一爲下。令高子進工賈。應於父兄。事長養老。承事敬。承奉君敬而從之也行此三者爲上舉。得二者爲次。得一者爲下。令國子以情斷獄。定罪罰者賢得其罪三大夫既已選舉。使縣行之。三大夫謂鮑叔晏子高子管仲進而舉言上而見之於君。見三大夫所選舉者此言選舉者國子主斷獄故不在三大夫之數以卒年君舉卒年謂終年如此管仲所進者君舉用之也管仲告鮑叔曰。勸國家不得成而悔從政不治。不能野原。又多而發。言相告發訟驕。既訟而驕凡三者有罪無赦告晏子曰。賢人子處華。下處華屋之下則

人使友居下也照友有長少好飲食照出不仕

按當人皆稱其賢而吏舉善者後有善者而舉不賞罰以其出於衆人同然也若吏以賞罰無与已而不舉則廉察其意而罪之至於人不稱其賢而吏舉者

淫佚交好飲食。重交好則挾朋黨嗜飲食則道情薄行此三者。有罪無赦士出入無常。不敬老而營富行。此三者。有罪無赦耕者出入不應於父兄用力不農。不事賢行。此三者。有罪無赦。告國子曰。工賈出入不應父兄。承事不敬。而違老治危。危傾險也行此三者。有罪無赦。凡於父兄無過。州里稱之吏進之。君用之。無過於父兄見稱於州里吏進此人君必用之有善無賞。有過無罰吏不進廉意有善不能賞有過不能罰吏則局免而已故不進廉意也於父兄無過。於州里莫稱吏進之君用之。善爲上賞。不善。吏有罰。雖無過於父兄

[illegible]者過貧[illegible]其舉者以其出於一人獨見也

而州里不稱吏進此人君承用之其人善則吏受上賞不善則吏當罰君謂國子凡賢賤之義。入與父俱。父賢而子賤也出與師俱。師賢而資賤也上與君俱。君賢而臣賤凡三者。遇賊。不死。不知賊。則無赦。言人於此三者所在當致死所謂在三如一今賊將害此三者遇之而不能死有賊而又不知則不臣不子也故無赦也斷獄情與義易。義與祿易。凡斷獄者所以止罪邪止罪邪所以興禮義今犯罪者非以乖僻易義則以姦僞易祿也易祿可無斂。有可無赦。姦僞易祿者既當罰去罪可無斂其祿然今所有罪必無赦之也

管子卷第八

中匡第十九

王言第二十一

小匡第二十

唐司空房玄齡注

中匡第十九

管仲會國用三分。二在賓客。二以供賓客。其一在國。管仲懼而復之。復白也。以賓客之費太半故白之。公曰。吾子猶如是乎。以吾子爲賢當以供賓之義爲急務尚懼而白之乎。四鄰賓客。入者說。出

內言二

者譽。入見禮而悅者出必爲延譽也光名滿天下。入者不說。出者不譽。汚名滿天下。壤可以爲粟。播壤則生粟木可以爲貨。破木成器則貨粟盡則有生。貨散則有聚。君人者。君之爲貴。財安可有。有財則失名故不可有管仲曰。此君之明也。公曰。民辦軍事矣。則可乎。對曰。不可。甲兵未足也。請薄刑罰以厚甲兵。於是死罪不殺。刑罪不罰。使以甲兵贖。有罪使出甲兵以贖之也死罪以犀甲一戟。刑罰以脅盾一戟。脅盾也既出盾又令出一戟也過罰以金。過誤致罰出金以贖之軍無所計而訟者。成以束矢。不計於軍事而以私訟者令出束矢以平其罪成平也公曰。甲兵既足矣。吾欲誅大國之不道者。可乎。對曰。愛四封之內。而後可以惡竟外之不善者。先施愛於四封之內則士致死故可以惡竟外之不善安卿大夫之家。而後可以危救敵之國。卿大夫家安則大臣盡力故以危救敵之國賜小國地。而後可以誅大國之不道者。舉賢良。而後可以廢慢法鄙賤之民。是故先王必有置也。而後必有廢也。必有利也。而後必有害也。桓公曰。昔三王者既弑其君。今言仁義。則必以三王爲法度。不識其故何也。對曰。昔者禹平治天下。及桀而亂之。湯

放桀。以定禹功也。湯平治天下。及紂而亂之。武王伐紂。以定湯功也。且善之伐不善也。自古至今。未有改之。君何疑焉。公又問曰。古之亡國其何失。對曰。計得地與寶而不計失諸侯。計得財委而不計失百姓。計見親而不計見弃。三者之屬。一足以削。遍而有者亡矣。古之亡國家隳社稷者。非故且爲之也。必少有樂焉不知其陷於惡也。桓公謂管仲曰。請致仲父。仲父者尊老有德之稱桓公欲尊事管仲故以仲父之號致之公與管仲父而將飲之。行飲酒禮以尊顯之掘新井而柴焉。新井而又柴焉盖之欲以清示敬之十日齋戒。召管仲。管仲至。公執爨。夫人執鼎。觴三行。管仲趨出。公怒曰。寡人齋戒而飲仲父。寡人自以爲修矣。仲父不告寡人而出。其故何也。謂不辭而出所以怒鮑叔隰朋趨而出。及管仲於途。曰。公怒。管仲反入。倍屏而立。公不與言。少進中庭。公不與言。少進傅堂。公曰。寡人齋戒十日而飲仲父。自以爲脫於罪矣。仲父不告寡人而出。未知其故也。對曰。臣聞之。沈於樂者洽於憂。樂過則厚憂博

於味者薄於行。慢於朝者緩於政。害於國家者危

於社稷。臣是以敢出也。公遽下堂曰。寡人非敢自爲修也。仲父年長。雖寡人亦衰矣。吾願一朝安仲父也。言俱至於衰老故欲一朝樂飲而爲安對曰。臣聞壯者無怠。老者無倫。順天之道。必以善終者也。三王失之也。非一朝之萃。其所由來者漸矣非一朝萃集也君奈何其倫乎。管仲走出。君以賓客之禮再拜送之。明日。管仲朝。公曰。寡人願聞國君之信。對曰。民愛之。鄰國親之。天下信之。此國君之信。公曰善。請問信安始而可。對曰。始於爲身。中於爲國。成於爲天下。公曰。請問爲身

求長年是因桓公以衰而急於求安故欲其長心長德而不責於旦夕也且箝之好內亦其微警矣

對曰。道血氣以求長年。長心謂謀慮遠也長德謂恩施廣也此爲身也。公曰。請問爲國。對曰。遠舉賢人慈愛百姓。外存亡國。繼絕世。起諸孤。孤謂父王事者子孫薄稅斂輕刑罰。此爲國之大禮也。法行而不苛。刑廉而不敝。有司寬而不陵。不虐惸獨謂穢塞不潔清者也困滯疲羸微隱者也有如此者皆以法度加之不令有所失亡也往行不來而民游世矣。其行法度者但往行而進不却來而退而人以此自得行於世也此爲天下也。

小匡第二十

桓公自莒反於齊。使鮑叔爲宰。鮑叔辭曰。臣君之庸臣也。君有加惠於其臣。使臣不凍飢。則是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則非臣之所能也。其唯管夷吾乎。臣之所不如管夷吾者五。寬惠愛民。臣不如也。治國不失秉。臣不如也。秉柄也。柄所操以作事國柄者賞罰之紀要也忠信可結於諸侯。臣不如也。介胄執枹。立於軍門。使百姓皆加勇。臣不如也。枹擊鼓槌夫管仲。民之父母也。將欲治其子。不可弃其父母。公曰。管夷吾親射寡人中鉤殆於死。今乃用之可乎。鮑叔曰。彼爲其君動也。君若宥而反之。其爲君亦猶是也。公曰。然則爲之奈何。鮑叔曰。君使人請之魯。公曰。施伯。魯之謀臣也。彼知吾將用之。必不吾予也。鮑叔曰。君詔使者曰。寡君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國。願請之以戮羣臣。戮以狗羣臣　君必諾。且施伯之知夷吾之才。必將致魯之政。既知其材故授以國政　夷吾受之。則魯能弱齊矣。夷吾不受。彼知其將反於齊必殺之。公曰。然則夷吾受乎。鮑叔

曰。不受也。夷吾事君無二心。公曰。其於寡人猶如是乎。對曰。非爲君也。爲先君與社稷之故。君若欲定宗廟。則亟請之。不然無及也。公乃使鮑叔行成（成平也）與魯平（與魯平）曰。公子糾。親也。請君討之。魯人爲殺公子糾。又曰。管仲讎也。請受而甘心焉。魯君許諾。施伯謂魯侯曰。勿予。非戮之也。將用其政也。（用之使知政）管仲者。天下之賢人也。大器也。在楚則楚得意於天下。在晉則晉得意於天下。在狄則狄得意於天下。今齊求而得之。則必長爲魯國憂。君何不殺而授之其屍。魯君曰諾。將殺管仲。鮑叔進曰。殺之齊。是戮齊也。（言戮以徇齊也）殺之魯。是戮魯也。弊邑寡君願生得之以徇於國。爲辈臣僇。（戮之以誡辈臣）若不生得。是君與寡君賊比也。（言親非弊邑之君所謂也）使臣不能受命。於是魯君乃不殺。遂生束縛而押（押檻）以予齊。鮑叔受而哭之。三舉。（三舉其聲爲哀其將死也）施伯從而笑之。（笑其僞也）謂大夫曰。管仲必不从。夫鮑叔之忍。不僇賢人。（言多所容忍必不僇賢人）其智稱賢以自成也。（稱舉也）鮑叔相公子小白先入得國。（得國人心）管仲召忽奉公子糾

按言鮑叔知齊無他讎為後患恐其君驕故勤管仲使君戒自不佚且以顯仲之功則國衆必歸之勤故改也　後言常人有為國得死力者功猶可貴今叔為桓得生仲功無以加矣

後入。與魯以戰能使魯敗。謂魯即[illegible]齊戰能使魯敗[illegible]齊克也功足以得天與失天。其人事一也。管仲本圖將立小白今能敗魯而勝齊是其功也故於齊為得天於魯為失天至於能成人事則一今魯懼殺公子糺召忽。囚管仲以予齊。鮑叔知無後事。既得管仲則知後無禍難之事也必將勤管仲以勞其君。必探管仲本敗魯勝齊之意以成其功勤而恩勞其君也願以顯其功。衆必予之。願君試用管仲以顯其定齊之功如此衆必與之與許也有得力死之功。猶尚可加也。顯生之功。將何如是。假令管仲力死成功但一時之事耳猶尚可加況不恥垢辱忍而生全齊將得之而霸以顯其本謀之功何善如之乎言不可加也昭德以貳君也。言昭管仲之德以為君之副貳鮑叔之知。不是失也。以鮑叔之智能及此圖必不失也至於堂阜之上。堂阜地名鮑叔祓而浴之三。祓謂除其凶邪之氣桓公親迎之郊。管仲詘纓插衽。示將就戮使人操斧而立其後。操斧者將受斧鉞之誅也公辭斧三。然後退之。退操斧者公曰。垂纓下衽。寡人將見。管仲再拜稽首曰。應公之賜。殺之黃泉。死且不朽。言君賜之死尚感恩不朽況生之乎公遂與歸。禮之於廟。三酌而問為政焉。曰。昔先君襄公。高臺廣池。湛樂飲酒。田獵畢弋。不聽國政。卑聖侮士。唯女是崇。九妃六嬪。九妃謂諸侯所娶九女天子九嬪諸侯六也陳妾數千。

國齊語作容

按設象即周礼縣法象魏也本謂上之所設未謂下之所行糞容也孟子百畝之糞王制作[illegible]也[illegible]老人[illegible]作班

食必梁肉。衣必文繡。而戎士凍飢。戎馬待游車之弊。游車弊然後以爲戎車戎士待陳妾之餘。陳妾食餘然後以食戎士倡優侏儒在前。而賢大夫在後。是以國家不日益。不月長。吾恐宗廟之不掃除。社稷之不血食。敢問爲之奈何。管子對曰。昔吾先王周昭王穆王。世法文武之遠迹以成其名。合羣國比校民之有道者。設象以爲民紀。校試其人有道者與之設法象而爲人紀式美以相應。比綴以書。原本窮末。其所用美事必令始終相應然後次比緝綴書之簡策故能原其本窮其末無不錯綜也勸之以慶賞。糺之以刑罰。糞除其顛

序言合羣之比校民之有道必先設象刑以爲民法其後而相應者由合連綴于書根象刑之意而究其是非合有慶當遵有刑罰于中又分與其業而賜予以慰撫之終始猶言常行也

按官官府也此言士之鄉下四句則商

旄。顛謂高之頂人或不墾闢旄者所以誓勒兵士言能務農息兵故糞其顛而除其旄賜予以鎮撫之以爲民終始。公曰。爲之奈何。管子對曰。昔者聖王之治其民也。參其國而伍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以爲民紀。謹用其六秉。如是而民情可得而百姓可御。桓公曰。六秉者。何也。管子曰。殺生。貴賤。貧富。此六秉也。桓公曰。參國奈何。管子對曰。制國以爲二十一鄉。商工之鄉六士農之鄉十五。公帥十一鄉。高子帥五鄉。國子帥五鄉。參國故爲三軍。公立三官之臣。謂三軍之官也市立三鄉。工立三

工農之鄉也

族。澤立三虞。山立三衡。自三鄉已下每皆置具官制五家爲軌。軌有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有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三鄉一帥。桓公曰。五鄙奈何。管子對曰。制五家爲軌。軌有長。六軌爲邑。邑有司。十邑爲率。率有長。十率爲鄉。鄉有良人。三鄉爲屬。屬有帥。五屬一大夫。武政聽屬。以武爲政者聽於屬文政聽鄉。各保而聽。鄉屬之聽各自保之毋有淫佚者。桓公曰。定民之居。成民之事。奈何。管子對曰。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也。四者國之本猶柱之石也故曰石也不可使襍處。襍處則其

按本作權節其用備兵器械乃定誤亂

言嗟。其事亂。嗟亂也是故。聖王之處士。必於閒燕。處士閒燕則謀議審處農。必就田墅。處工。必就官府。處商。必就市井。立市必四方若造井之制故曰市井今夫士。羣萃而州處閒燕。每州之士羣萃其處開莊謂學校之處則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辰事君者言敬。長者言愛。幼者言弟。旦昔從事於此。旦昔猶朝夕也以教其子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異物謂異事非其所當習者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士之子常爲士。今夫農。羣萃而州處。審其四時權節。於四時中又權

注非聲淺作權節其用是也

發襮音鉢釋

量其節之早晚具備其械器用。械器皆爲田器比耒耜穀芨。比偶其耒耜及穀芨穀芨小於耒耜一人執之以隨耒耜之後重治其闕遺芨音捶及寒擊槀除田。以待時乃耕。冬寒之月即擊去其草之槀者修除其田以待春之耕也深耕均種疾耰。耰謂復種既已均種當疾耰之先雨芸耨。以待時雨。時雨既至。挾其槍刈耨鎛。枉掖曰挾槍椿也刈鎌也耨鎡鎛也鎛鉏也以旦暮從事於田壄。稅衣就功。脫其常服以就功役便事而省費別苗莠。列疏遫。遫密也謂苗之疏密當均列之首戴苧蒲。苧蔣也編苧與蒲以爲笠身服襏襫。襏襫謂麤堅之衣可以任苦著者也沾體塗足。暴其髮膚。盡其四支之力以疾從事於田野。少而習焉。其

論比計解語作論比揚材

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是故農之子常爲農。樸野而不慝。農人之子朴質而野不爲姦慝其秀才之能爲士者。則足賴也。農人之子有秀異之材可爲士者即所謂生而知之不習而成者也故其賢足可賴也故以耕則多粟。以仕則多賢。是以聖王敬畏戚農。以農民能致粟又秀材生焉故聖王敬畏農而戚近之今夫工。羣萃而州處。相良材。審其四時。辨其功苦。功謂堅美苦謂濫惡權節其用。論比計。制斷器。尚完利。裁斷爲器貴於完利相語以事。相示以功。相陳以巧。相高以知事。以其能知器用之事相高旦

昔從事於此以教其子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工之子常爲工。今夫商羣萃而州處。觀凶飢。審國變。察其四時而監其鄉之貨。監視也以知其市之賈。負任擔荷。服牛輅馬。以周四方。料多少。計貴賤。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買賤鬻貴。是以羽旄不求而至。竹箭有餘於國。奇怪時來。珍異物聚。旦昔從事於此以教其子弟。相語以利。相示以時。相陳以知賈。賈知物價相與陳說少而習焉。其

按齊註作政不旅舊則民不偷旅舊存故舊不用如旅也

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商之子常爲商。相地而衰其政。則民不移矣。相地沃瘠以差其政則人安其沃瘠而不移衰差也音楚危反正旅舊。則民不惰。國之軍旅正之以從舊貫則稟令而不惰山澤各以其時至。則民不苟。苟謂非時入山澤也陵陸丘井田疇均。則民不惑。無奪民時。則百姓富。犧牲不勞。則牛馬育。過用謂之勞桓公又問曰。寡人欲修政以干時於天下。其可乎。干求也時時見曰會欲求天下諸侯修時見之會管子對曰可。公曰。安始而可。管子對曰。始於愛民。公

曰。愛民之道奈何。管子對曰。公修公族。家修家族。使相連以事。相及以祿。則民相親矣。（相連以事則人慣狎相及以祿則恩情生故有親也）放舊罪。修舊宗。立無後。則民殖矣。（故舊宗則收散親立故人殖殖生也）省刑罰。薄賦斂。則民富矣。鄉建賢士。使教於國。則民有禮矣。出令不改。則民正矣。此愛民之道也。公曰。民富而以親。則可以使之乎。管子對曰。舉財長工。以止民用。（工能積財舉而長之民則慕而不費用矣）陳力尚賢。以勸民知。（賢能陳力而崇上之民則勸而學知矣）加刑無苛。以濟百姓。行之無私。則足以容衆矣。出言必信。則令不窮矣。此使民之道也。桓公曰。民居定矣。事已成矣。吾欲從事於天下諸侯。其可乎。（欲從會事）管子對曰。未可。民心未吾安。公曰。安之奈何。管子對曰。修舊法。擇其善者。舉而嚴用之。慈於民。寧無財。（寧無財者資而施與之）寬政役。敬百姓。則國富而民安矣。公曰。民安矣。其可乎。管仲對曰。未可。君若欲正卒伍。修甲兵。則大國亦將正卒伍。修甲兵。君有征戰之事。則小國諸侯之臣。有守圉之備矣。然則難以速得意於天下。公欲速得意於天下諸

侯則事有所隱而政有所寓。不顯習其兵事故曰事有所隱軍政寓之田獵故曰政有所寓公曰。爲之奈何。管子對曰。作內政而寓軍令焉。爲高子之里。爲國子之里。爲公里。三分齊國以爲三軍。擇其賢民使爲里君。每里皆使賢者爲君鄉有行伍卒長。則其制令。且以田獵。因以賞罰。因田獵之功過行賞罰則百姓通於軍事矣。桓公曰善。於是乎管子乃制五家以爲軌。軌爲之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爲之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以爲軍令。是故。五家爲軌。五人爲伍。軌長十之。十軌爲里。故

五十人爲小戎。里有司率之。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連長率之。十連爲鄉。故二千人爲旅。鄉良人率之。五鄉一師。故萬人一軍。五鄉之師率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中軍則公之里卒也有高子之鼓有國子之鼓。春以田曰蒐。振旅。因寓軍政而且整旅秋以田曰獮。治兵順殺氣因治兵是故。卒伍政定於里。軍旅政定於郊。內教既成。令不得遷徙。故卒伍之人。人與人相保。家與家相愛。少相居。長相游。祭祀相福。死喪相恤。禍福相憂。居處相樂。行作相和。哭泣相哀。是故。夜戰其

聲相聞。足以無亂。晝戰其目相見。足以相識。驩欣足以相死。是故。以守則固。以戰則勝。君有此教士三萬人以橫行於天下（教士謂先教君之士）誅無道以定周室。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圉也。正月之朝。鄉長復事（復白也）公親問焉曰。於子之鄉。有居處爲義好學聰明質仁。慈孝於父母。長弟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謂其罪當入於五刑而定其罰有司已於事而竣（已訖事而竣退）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拳勇股肱之力。筋骨秀出於衆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才。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

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下比（下與有罪者比而掩蓋之）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於是乎鄉長退而修德進賢。桓公親見之。遂使役之官（謂授之官而役之所以歷試其材能）公令官長期而書伐以告（伐功也）且令選官之賢者而復之曰。有人居我官。有功休德維順端慤。以待時使（以慤善待時待可用之時而使之也）使民恭敬以勸。其稱秉言則足以補官之不善

接齊語作可立而授之設之以國家之患而不夜則肉乃夜之誤

政謂此人所稱柄之言可以補不善之政公宣問其鄉里而有考驗宣遍也遍問其鄉里之人以考其所行皆有事驗乃召而與之坐省相其質以參其成功成事既有考驗召而與坐更省視其質體以參驗其所成功之事也可立而時設問國家之患而不肉其人既可將立之又時設問國家之患以知智謀之深淺不直相其骨肉而已肉者所謂皮肉也退而察問其鄉里以觀其所能而無大過登以爲上卿之佐爲卿大夫之佐名之曰三選名此人曰三大夫之選高子國子退而修鄉朝事既畢二大夫又如前退修於鄉鮑叔在朝故不言鄉退而修連連退而修里里退而修軌軌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

王夷吾在此桓公曰善

王言第二十一　闕

內言四

管子卷第八　終

唐司空房玄齡注

霸形第二十二　霸言第二十三

問第二十四　謀失第二十五

霸形第二十二　陳霸言之形容

桓公在位。管仲隰朋見。立有間。有貳鴻飛而過之。桓公歎曰。仲父。今彼鴻鵠有時而南。有時而北。有時而往。有時而來。四方無遠所欲至而至焉。非唯

內言五

有羽翼之故。是以能通其意於天下乎。管仲瞲朋不對。桓公曰。二子何故不對。管子對曰。君有霸王之心。而夷吾非霸王之臣也。是以不敢對。桓公曰。仲父胡爲然。蓋不當言寡人其有鄉乎。何不陳當言令寡人有所歸向寡人之有仲父也。猶飛鴻之有羽翼也。若濟大水有舟楫也。仲父不一言教寡人。寡人之有耳。將安聞道而得度哉。言何以自渡得至於霸王哉管子對曰。君若將欲霸王。舉大事乎。則必從其本事矣。桓公變躬遷席。拱手而問曰。敢問何謂其本。管子對曰。齊

國百姓。公之本也。人甚憂飢而稅斂重。人甚懼死而刑政險。人甚憂勞而上舉事不時。公輕其稅斂。則人不憂飢。緩其刑政。則人不懼死。舉事以時。則人不傷勞。桓公曰。寡人聞仲父之言。此三者聞命矣。不敢擅也。將薦之先君。不敢專擅自發此命進之宗廟告先君而後行所謂以神道設教者也於是令百官有司削方墨筆。方謂版牘也凡所定令也。明日。皆朝於太廟之門。朝定令於百吏。因朝廟而定百吏之令也。使稅者百一鍾。假令百石而取一鍾孤幼不刑。澤梁時縱。放人入不設禁關譏而不征。市書而不賦。書謂錄其

名籍近者示之以忠信。遠者示之以禮義。行此數年而民歸之如流水。此其後宋伐杞。狄伐邢衛。桓公不救。裸體紉胃稱疾（紉猶摩也自摩其胃若有所痛患也）召管仲曰。寡人有千歲之食而無百歲之壽。今有疾病。姑樂乎管子曰。諾。於是令之縣鍾磬之栒（于元反栒所以嚴飾之）陳歌舞竽瑟之樂。日殺數十牛者數旬。羣臣進諫曰宋伐杞。狄伐邢衛。君不可不救。桓公曰。寡人有千歲之食而無百歲之壽今又疾病。姑樂乎。且彼非伐寡人之國也伐鄰國也。子無事焉宋已取杞。

狄已拔邢衛矣桓公起行筍虡之間管子從至大鍾之西。桓公南面而立。管仲北鄉對之大鍾鳴。桓公視管仲曰。樂夫仲父。管子對曰。此臣之所謂衆非樂也。臣聞之古者之言樂於鍾磬之間者。不如此。言脫於口而令行乎天下。（脫出也）游鍾磬之間而無四面兵革之憂。令君之事。言脫於口。令不得行於天下。在鍾磬之間。而有四面兵革之憂。此臣之所謂衆非樂也。桓公曰。善。於是伐鍾磬之縣。（伐謂斫斷也）併歌舞之樂。（併除也）宮中虛無人。不令人掌守之。桓公曰

寡人以伐鍾磬之縣。併歌舞之樂矣。請問所始於國。將爲何行。管子對曰。宋伐杞。狄伐邢。衛而君之不救也。臣請以慶。（以不救爲是故慶之）臣聞之。諸侯爭於彊者。勿與分於彊。（若救三國是分於彊）今君何不定三君之處哉。（三君既失國當定其居處也）於是桓公曰。諾。因命以車百乘。卒千人。以緣陵封杞。車百乘。卒千人。以夷儀封邢。車五百乘。卒五千人。以楚丘封衛。桓公曰。寡人以定三君之居處矣。今又將何行。管子對曰。臣聞諸侯貪於利。勿與分於利。君何不發虎豹之皮。文錦以使諸侯。令諸侯以縵帛鹿皮報桓公曰。諾。於是固始行於天下矣。此其後楚人攻宋鄭。燒焫滿熯焚鄭地。使城壞者不得復築也。屋之燒者不得復葺也。令其人有喪雌雄。（失男女之偶）居室如鳥鼠處穴。要宋田夾塞兩川。使水不得東流。（楚人又遮取宋田夾兩川築堯而壅塞之故水不得東流兩川蓋睢汴也）東山之西。水深滅堶。（堶敗牆也）四百里而後可田也。楚欲吞宋鄭而長齊。曰。思人衆兵彊。能害已者必齊也。於是乎楚王號令於國中曰。

寡人之所明於人君者莫如桓公所賢於人臣者莫如管仲。明其君而賢其臣。寡人不愛封矣之君焉。明賢故願事之。既以其君臣爲於是楚國之賢士皆抱其重寶幣帛以事齊。桓公之左右。無不受重寶幣帛者。於是桓公召管仲曰。寡人聞之。善人者人亦善之。今楚王之善寡人。一甚矣。寡人不善。將拂於道。拂違也若不報善之是違於道也仲父何不遂交楚哉。管子對曰。不可。楚人攻宋鄭。燒燔焚鄭地。使城壞者不得復築也。屋之燒者不得復葺也。令人有喪雌雄。居室如鳥鼠處穴。要宋田夾塞兩川。使水不得東流。東山之西。水深滅埠。四百里而後可田也。楚欲吞宋鄭。思人衆兵彊而能害已者必齊也。是欲以文克齊。以宝幣賂齊而齊自服故曰以文克齊而以武取宋鄭也。楚取宋鄭而不知禁。是失宋鄭也。禁之則是又不信於楚也。知失於內。兵困於外。非善舉也。桓公曰。善。然則若何。管子對曰。請與兵而南存宋鄭。而令曰。無攻楚。言與楚王遇冬會曰遇至於遇上而以鄭城與宋水爲請。楚若許。則是我

以文令也楚若不許。則遂以武令焉。桓公曰善。於是遂興兵而南存宋鄭。與楚王遇於召陵之上。而令於遇上曰。毋貯粟。毋曲隄。無擅廢適子。無置妾以為妻。因以鄭城與宋水為請於楚。楚人不許。遂退七十里而舍。使軍人城鄭南之地。立百代城焉。取其雖百代而無敢毀者也曰。自此而北至於河者。鄭自城之而楚不敢禁也。東發宋田夾兩川。使水復東流而楚不敢塞也。遂南伐及踰方城濟於汝水。望汶山。汶音岷岷山江水所從出南致楚越之君而西伐秦。北伐狄。東存晉公於南。自伐秦而遂存晉之南故曰東存晉於北伐孤竹。還至燕公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九合諸侯。反位。已霸。修鍾磬而復樂。管子曰此臣之所謂樂也

霸言第二十三 謂此言足以成霸道

內言六

霸王之形。象天則地。謂象天明則地義 化人易代。謂美教化移風俗 創制天下。與之更始。等列諸侯。列爵惟五各得其宜 賓屬四海。賓禮四夷以恩屬之時匡天下。時一會而正之 大國小之。曲國正之。并亂所以總其威權 暴王殘彊國弱之。重國輕之。亂國并之。并亂所以暴王殘

之僇其罪。卑其列。維其民。然後王之。其王之凶暴者則殘滅之於國戮其首罪卑其爵列維其人衆夫豐國之謂霸。但自豐其國者霸也兼正之國之謂王兼能正他國者王夫王者有所獨明。德共者不取也。道同者不王也。夫能王天下者必有独見之明羣物之所不違若彼德與我共彼道與我同則不取而且不王夫爭天下者。以威易危。暴王之常也。若以兵威易彼危乱此固暴王之常也非霸王之道也君人者有道有常道也霸王者有時。必遇其時然後霸王國修而鄰國無道霸王之資也。我修而彼暴可以取乱侮亡故曰資也夫國之存也。鄰國有焉。雖存而國小弱必事鄰國以為安故曰鄰國有焉國之亾也。鄰國

有焉。因其亾而取之鄰國有事。鄰國得焉。鄰國有征伐之事因而敗績故鄰國得焉鄰國有事。鄰國亾焉。或有征伐之事大勝而多獲遂亾鄰國天下有事。則聖王利也必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人國危則聖人知矣。懷独見之明故先知夫先王所以王者。資鄰國之舉不當也。舉事皆當則我無因為功舉而不當。此鄰敵之所以得意也不當所以資我故得意也夫欲用天下之權者。必先布德諸侯諸侯懷德而歸欲求無權其可得乎是故。先王有所取。有所與。所謂將欲取之必姑與之有所詘有所信。所謂尺蠖之屈以求伸也然後能用天下之權妙於前四事故能用天下之權夫兵幸於權。權幸於

法以我明威之振征伐人者可合天下之權而總之

地。兵幸在於有權權從在於得地幸猶勝也故諸侯之得地利者權從之。失地利者權去之。夫爭天下者。必先爭人。人惟邦本明大數者得人。審小計者失人。得天下之衆者王。得其半者霸。是故聖王卑禮以下天下之賢而王之。均分以釣天下之衆而臣之。既王有地均分其祿用此以引天下之衆故可得而臣之也故賚爲天子。富有天下。而伐不謂貪者。其大計存也。得地均分可以臣彼地自利彼於我何貪此其大計也以天下之財。利天下之人。以明威之振。利天下之人還用天下之財於我無所減削更可以明威權之振所謂惠而不費者也合天下之權以遂德

[illegible]之行猶成[illegible]之行也如此者諸侯親之

之行。結諸侯之親。合天下之權皆令在己權總則德遂德遂則親成也以姦佞之罪。刑天下之心。所謂懲一而勸百因天下之威以廣明王之伐。明天下所欲於而亾之則明王之伐自廣攻逆亂之國。賞有功之勞。封賢聖之德。明一人之行而百姓定矣賞加一人而天下勸罰加一人而天下畏故曰明一人之行而百姓定矣夫先王取天下也術。非術則無以取天下也術乎大德哉物利之謂也術可以取天下故曰大德然術之所歸在於令物得利也夫使國常無患而名利並至者神聖也神聖則多所感致國在危亡而能壽者明聖也明聖則不失事机是故先王之所師者。神聖也。其所賞

者。明聖也（賞謂樂翫也）夫一言而壽國。（用其言故壽也）不聽而國亡。若此者。大聖之言也。夫明王之所輕者馬與玉。其所重者政與軍。若失主不然。輕與人政而重予人馬。輕予人軍而重與人玉。重宮問之營而輕四竟之守所以削也。夫權者神聖之所資也。獨明者。天下之利器也。獨斷者微密之營壘也（謂独断可以自營而即定故曰營壘）此三者。聖人之所則也。聖人畏微而愚人畏明（管人能知吉凶之先見故曰畏微愚人愚夷方知熱履水乃知寒故曰畏明也）聖人之憎惡也。內愚人之憎惡也。外（聖人知心胷之姦謀故憎惡內）

夫神聖視天下之形。知動靜之時。視先後之稱知禍福之門。彊國衆。先舉者危。後舉者利（彊国衆先舉必爲彊者所圖故危）彊國少。先舉者王。後舉者亡。戰國衆。後舉可以霸。戰國少。先舉可以王。夫王者之心方而不最（心雖方直未爲其最）列不讓賢。（雖列爵位不讓賢俊）賢不幽弟擇衆。（雖稱爲賢無優劣齒弟又非選衆而舉也）是貪大物也。（大物謂大寶之位有此數者是定貪大位之利而無得位之實也）是以王之形大也。（不可以小數得）夫先王之爭天下也。以方心。（心方而最故可以爭天下也）其立之也以整齊。（整而齊之故可立也）其理之也以平易。（平而易之故可理）立

政出令。用人道。政令須合人心施爵祿。用地道。地道平而無私舉大事。用天道。心應天時然後可以舉大事是故。先王之伐也。伐逆不伐順。伐險不伐易。伐過不伐及。伐其太過者四封之內。以正使之。以正使之則人無怨諸侯之會。以權致之。以權致之則不敢不來近而不服者。以地患之。侵削其地則自服遠而不聽者以刑危之。興師以征之一而伐之。武也。守一不移興師伐之此其武也服而舍之。文也。既服舍之綏之以德此其文也文武具滿德也。唯文武諸功可以滿其德夫輕重彊弱之形。諸侯合則彊。孤則弱。驥之切而百馬伐之。驥必罷矣。彊最一伐險已獨易。易平易不牢固謂無守禦之備也國非其國也。此三者。亡國之徵也。夫國大而政小者。國從其政。小政賊國故國從其政國小而政大者。國益大。大政開國故國益大大而不爲者復小。大而不爲則日損故復小彊而不理者復弱。彊而不理則綱紀亂故復弱也衆而不理者復寡。衆而不理則人散故欲寡貴而無禮者復賤。貴而無礼則位奪故復賤也重而凌節者復輕。重而凌節則威喪故復輕富而驕肆者復貧。富而驕肆則財竭故復貧也故觀國者觀君。君爲化主觀軍者觀將。將爲兵本觀備者觀野。野有障塞則國不侵其君如明而非明也。外明而內暗其將如賢而非賢也

外賢而內愚其人如耕者而非耕也。雖耕而鹵莽三守既失。國非其國也三守謂明賢耕既失謂是而非地大而不爲。命曰土滿。謂土廣而功狹也人衆而不理。命曰人滿。謂人多而政少兵威而不止。命曰武滿。所謂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也三滿而不止。國非其國也。三滿不止敗亾立至地大而不耕。非其地也。地大不耕則無所獲卿貴而不臣。非其卿也。卿貴不臣化爲敵也謂卿大夫人衆而不親。非其人也。人衆不親欲亾者也夫無土而欲富者憂。無土欲富猶緣木而求魚故憂也無德而欲王者危。無德而王猶欲進而却行故危施薄而求厚者孤。施薄求厚人必不應故孤夫上夾而下

博專也君不能專命則國不聽也

苴。苴包裹也上既狹故爲下所苞國小而都大者弑。此二者常有篡弑之禍主尊臣卑。上威下敬。令行人服。理之至也。使天下兩天子。天下不可理也。一國而兩君。一國不可理也。一家而兩父。一家不可理也。凡此所謂兩權必爭亂之本也夫令不高不行。不博不聽。搏聚也君命不高不聚而聽之堯舜之人。非生而理也。化之而理桀紂之人。非生而亂也。效之而亂故理亂在上也。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爲本。本理則國固。本亂則國危。故上明則下敬。政平則人安。士教和。則兵勝敵。使能。則百事理。親仁。則上不危任

賢則諸侯服。霸王之形。說霸王之形容德義勝之。智謀勝之。兵戰勝之地形勝之。動作勝之。故王之。有此五勝故可以王夫善用國者。因其大國之重。以其勢小之。因彊國之權以其勢弱之。因重國之形。以其勢輕之。凡大彊重皆國之盈盛者也然盛者有時而衰盈者有時而息故因其衰息之勢大者小之彊者弱之重者輕之彊國衆。合彊以攻弱以圖霸。謂時彊國衆多吾國雖彊亦可圖霸彊國少。合小以攻大以圖王。謂時彊國既少我則合衆聚小以攻彊大之國如此者可以圖王彊國衆而言王勢者。愚人之智也非言王之時彊國少而施霸道者。敗事之謀也。非施霸之時

[illegible]先知[illegible]若愚人則至危之時方敗易平素之辭

[illegible]

愚人兵在頸方懼故憎惡外也聖人將動必知愚人至危易辭。聖人之動必闇知愚者至危不知禍之將至尚有慢易之辭然後湯武之師起也聖人能輔時。不能違時。聖人能因時來輔成其事不能違時而立功不有桀紂之暴則無湯武之功知者善謀。不如當時。精時者。日少而功多。夫謀無主則困。事無備則廢。是以聖王務具其備而慎守其時。以備待時。以時興事。時至而舉兵。絕堅而攻國。其兵超絕而又堅利故能攻國破大而制地。大本而小標。標末也本大而末小則難崩坐近而攻遠。所全之地近故能攻遠而有歸若高光之有關中河內也以大牽小。以彊使弱。以衆致寡。德利百姓威

振天下。令行諸侯而不拂。近無不服。遠無不聽。夫明王爲天下正理也。修正理而動故能按抑也 圉暴止貪。存亾定危。繼絕世。此天下之所載也德義如此故爲天下所載諸侯之所與也。與親也 百姓之所利也。天下樂推以爲王 知蓋天下。繼最一世。其繼敗續亾能成天下之功也 材振四海。王之佐也。千乘之國得其守。諸侯可得而臣。天下可得而有也。萬乘之國失其守。國非其國也。天下皆理已獨亂。國非其國也。諸侯皆令皆從霸者之令已獨孤。國非其國也。鄰國皆

按制節謂各大國受其法令

而天下共之。國必弱矣。彊國得之也。以收小。其失之也。以離彊。離彊則乖節者也故失 夫國小大有謀。彊弱有形。制度合節故得 其失之也。以制節。謂用彊兵威遠服近而彊遠。謂國故曰彊遠 王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負海攻負海。謂以蠻夷攻蠻夷負海以爲固故曰負海 中國之形也。折節事彊。以避罪。小國之形也。自古以至今。未嘗有先能作難。違昧易形。以立功名者無有。言此事無有 常先作難。違時易形。無不敗者也。夫欲臣伐君。以臣伐君若湯武之於桀紂也 正四海者。不可

以兵獨攻而取也。謂當兼下事必先定諜慮。便地形。利權稱。親與國。視時而動。王者之術也。夫先王之伐也。舉之必義。用之必暴。其財用必加於暴乱相形而知可。謂相其亂亡之形量力而知攻。攻得而知時。是故先王之伐也必先戰而後攻。先攻而後取地。故善攻者。料衆以攻衆。量我衆寡可儆彼衆然後攻餘倣此料食以攻食。料備以攻備。以衆攻衆。衆存不攻。彼衆存則我不能亡之故不攻以食攻食。食存不攻。以備攻備。備存不攻。釋實而攻虛。知其實而避之釋堅而攻臃。釋難而攻易。夫搏國不在敦古。枉古合今時之宜搏聚也理世不在善攻。枉於權宜霸王不在成曲。在於全大體夫舉失而國危。刑過而權倒。刑罰過理則權柄倒錯謀易而禍反。謀事數易禍必反來計得而彊信。音申功得而名從權重而令行。固其數也。數猶理也夫爭彊之國。必先爭謀。爭刑。爭權。先此三爭然後爭彊令人主一喜一怒者。謀也。謀得則喜謀失則怒令國一輕一重者。刑也。怒刑則重喜刑則輕令兵一進一退者。權也。權重則進權輕則退故精於謀則人主之願可得而令可行也。精於刑則大國之地可奪。彊國之兵可圉也。精於權則天下之兵可齊。諸侯之

君可朝也。夫神聖視天下之刑。知世之所謀。知兵之所攻。知地之所歸。知令之所加矣。夫攻所憎而利之。此鄰國之所不親也。兵攻所憎之國而以攻得爲利至義不施而不親　權動所惡而實寡歸者彊。其施權既動移所惡而德義之實少爲人所歸如此但彊而已不能至霸王也　擅破一國。彊在後世者王。今能專破一國常守其彊此者王也　擅破一國。彊在鄰國者亡。既破一國不能守彊令鄰國得之如此者亡也

問第二十四　謂爲國所當察問者

內言七

此篇文法異變而不窮皆天下之奇也

允立朝廷。問有本紀。所問之事必有根本綱紀　爵授有德。則大臣興義。祿予有功。則士輕死。節上帥士以人之所戴。則上下和。上帥其上所爲者皆人之所戴仰故上下和　授事以能。則人上功。有能然後得上功　審刑當罪。則人不易訟。易猶交也　無亂社稷。宗廟。則人有所宗。社稷宗廟所刑皆當其罪故人不交相訟　各得其正。則人知所宗　毋遷老忘親。則大臣不怨。大臣非國老則君親　令不遺忘故不怨　舉知人急。則衆不亂。急謂困難也舉困難之事以示人則人不復行此道　行此道國有常經。人知終始。此霸王之術也。國有常經則人知終始之術也　然後問事。事先大

功。先問大功則勞臣悅政自小始。爲政先小始微而至著問死事之孤。其未有田宅者有乎。未有則給與之死事孤謂死王事之子孫問少壯而未勝甲兵者幾何人知其數則預有所準問死事之寡。其餼廩何如。寡謂其妻節廩言給其餼廩餼生食廩米粟之屬問國之有功大者。何官之吏也。問何官之吏欲知其材之所當問州之大夫也何里之士也。問何淵里欲知其風俗所好尚今吏亦何以明之矣問吏所明欲知其優賞厚薄問刑論有常以行。不可改也。今其事之久留也。何若。罪既論決國有常科當奉而行之此不可改易者也今乃久留其事將如之何問五官有度制。官都其有常斷。今事之稽也何待。官都謂總攝諸司者也五官既各有制度官都復自有常斷今乃稽其事而不行將何待乎問獨夫寡婦孤寡疾病者。幾何人也。知其人數當有所廩餼問國之弃人。何族之子弟也。弃人謂有過不齒投之四裔者也問知其族欲有所收也問鄉之良家。其所牧養者。幾何人矣。良家謂善營生以致富者牧養謂其人不能自存良家全活之知其所養之數欲有所復除也問邑之貧人。債而食者幾何家。債而食謂從富者出息以供食知其家數欲有所矜免也問理園圃而食者幾何家。人之開田而耕者。幾何家士之身耕者幾何家。問鄉之貧人。何族之別也。知從何族而別或從公族當有所收恤也問宗子之收昆弟者。

以貧從昆弟者幾何家。以貧故從昆弟以求養者與之從者各有幾家也
餘子仕而有田邑今入者幾何人。謂收入其稅者子弟以
孝聞於鄉里者幾何人。出離謂父母在分居者
士之有田而不使者幾何人。謂不用其吏不
人吏惡何事。不使此等當惡何事
士之有田而不耕者幾何人身何事。既不耕此人身爲何事
君臣有位而未有田者幾何人。外人之來從而未有田宅者幾何家。國子弟之游于外者幾何人。貧士之受責於大夫者幾何人。貧士無資而被大責者有幾人
官賤行書身士。以

家臣自代者幾何人。其人居官乃賤自行文書身知其數也
官承吏之無田饒而徒理事者幾何人。任士職輒以家臣自代亦須官無饒而空理事
羣臣有位事官大夫之家者幾何人。羣臣自乃左官於大夫
外人來游在大夫之家者幾何人。外人謂外國人
率者幾何人。既自力田又能率人
國子弟鄉子弟力田爲人
率子弟不田弋獵者幾何人。子弟不田農但弋獵
男女不整齊亂鄉子弟者有乎。
既無上事乃率子弟不田農但弋獵謂不以禮交者
問人之貸粟米有別券者幾何家。別券謂分契也
問國之伏利。其可應人之急者幾何所也。伏利謂貸利隱

蔽不見若銅銀山及溝瀆可決而溉灌者人之所害於鄉里者何物也。人之爲害者害何物問士之有田宅。身在陳列者幾何人餘子之勝甲兵。有行伍者幾何人。問男女有巧伎能利備用者幾何人。能利備器之用處女操工事者幾何人能操女工之事謂綺繡之屬也冗國所開口而食者幾何人。言其不農作直開口仰食問一民有幾年之食也問兵車之計。幾何乘也牽家馬。軛家車者幾何乘。牽家馬言直有馬軛家車言直有車相配以成乘處士修行。足以教人可使帥衆莅百姓者幾何人士之急難可使者幾何人。謂士之可以急難使者工

之巧。出足以利軍伍。處可以修城郭。補守備者幾何人其人既有技巧出用則能利軍居處則可以修城補備也城粟軍糧其可以行幾何年也。行由經也成要謂守城之粟軍糧謂出軍之糧二者可經幾年吏之急難可使者幾何人。大夫疏器。疏謂飾畫也甲兵。兵車。旌旗鼓鐃。帷幕。帥車之載幾何乘。載謂其車蓋疏藏器。疏畫而可以藏者弓弩之張。弓弩之可以張者衣夾鋏。鋏兩刀鈹也衣夾謂其衣也鈎弦之造。鈎弦所以挽弦戈戟之緊。緊謂其堅彊者其厲何若。其淬厲可用何如其宜修而不修者。故何視。視比也其器物宜修者於故物何比而造修之官。出器處器之具。宜起而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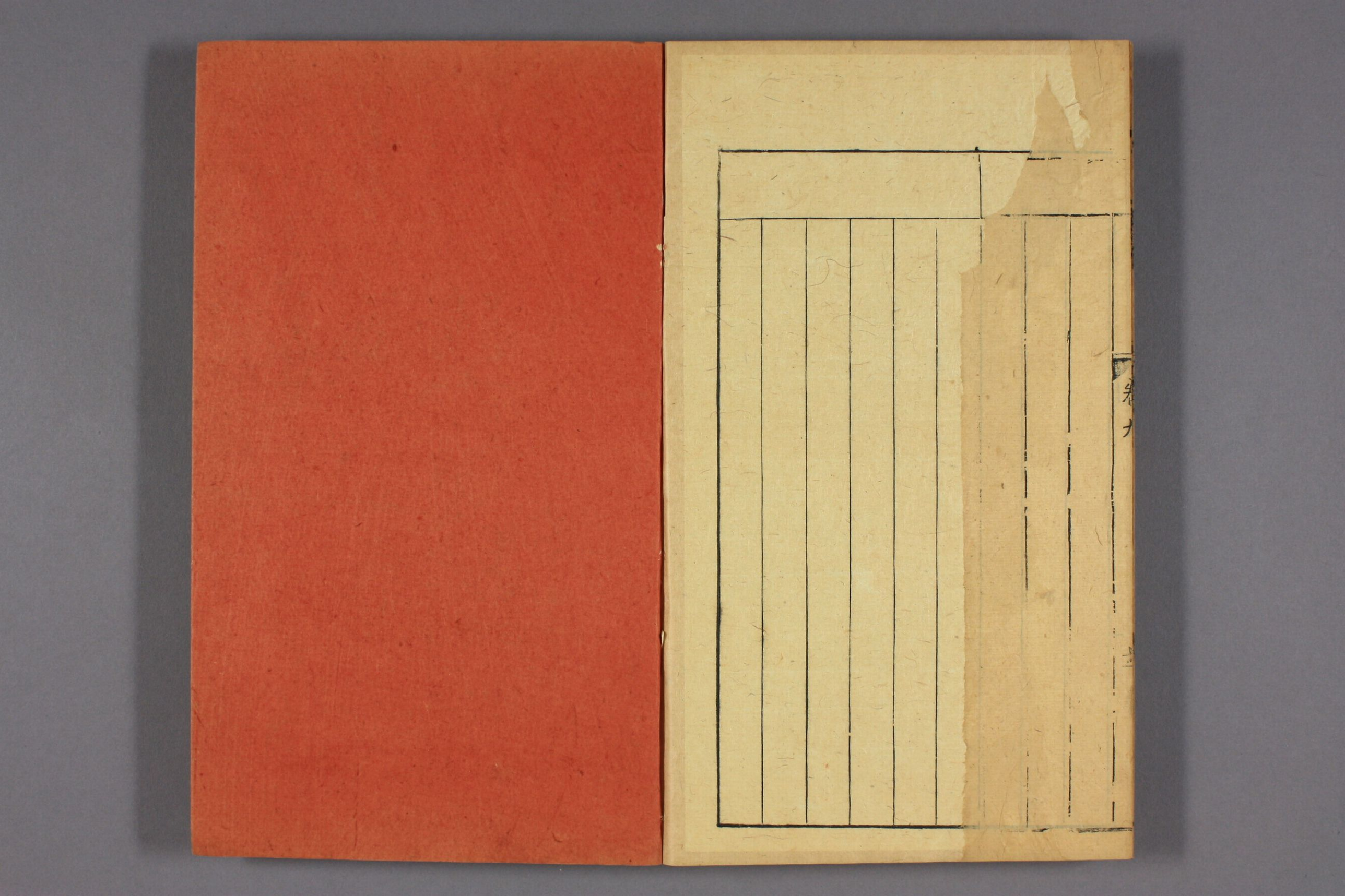
起者何待。出器謂可出用之器處器謂貯庫而爲備者起謂其材所經日月可起用者也鄉師車輜造修之具其繕何若。輜謂車之有防蔽可以重載者工尹伐材用毋於三時羣材乃植而造器定冬完良。備用必足。工尹工官之長三時謂春夏秋此時木方生植不堅故不可伐材其伐材必以冬也人有餘兵詭陳之行以慎國常。方戰有餘兵不用且詭而陳之以爲行伍當慎而聽命遵國之常令也時簡稽帥馬牛之肥膌其老而死者皆舉之軍之統帥常時簡選稽考之以知其能不而有黜陟至於馬牛肥膌及老而死者皆舉之以知其數也其就山藪林澤食薦者幾何。薦草之美者出入死生之會幾何。會謂合其數若夫城郭之厚

薄溝壑之淺深門閭之尊卑宜修而不修者上必幾之。幾察也君必察知之守備之伍器物不失其具淫雨而各有處藏。器物遇雨不藏必致腐敗故當有藏處問兵官之吏國之豪士其急難足以先後者幾何人。官吏國豪有急難可令之先後者當知其數相導前後曰先後詩曰予曰有先後夫兵事者危物也不時而勝不義而得未爲福也。必合於時義然後為福失謀而敗國之危也。慎謀乃保國問所以教選人者何事。其教人及選人者問以何事欲知其勤且觀其材用也問執官都者其位事幾何年矣。執官都之職者問其官位及執事井建立之年數所辟草萊有益

於家邑者幾何矣所封表以益人之生利者何物也謂其事業最可以益人者遂封表以示之問知是何物也所築城郭修牆閉絕通道阨關深防溝以益人之地守者何所也牆閉謂築牆有所遮閉雖通路而為防礙者絕塞之阨關窄之處亦當絕之凡此守地者所以省其功費曰益守所捕盜賊除人害者幾何矣

制地君曰理國之道地德為首當制地之時君為以為政故曰地德為首君臣之禮地有高下君臣之禮也父子之親高下覆下地上承父子之親也覆育萬人百貨出於地人得以生焉故曰覆育萬人官府之藏彊兵保國城郭之險外應四極四極謂國之四鄙也

自官府已下非地則無所容焉具取之地九此皆因地而成故曰具取之地而市

者天地之財具也求天地之財不登山不入海於市得之故曰天地之財具也和謂交易也萬人因市交易而得利正是道也言市正合道之理民荒無苛人盡地之職一保其國理荒人無得苛虐但使盡地之職自然齊一而保國也各主異位毋使讒人亂之門戶也他國之財因之而入萬人之道行也謂因此出入明道如此則九軍之親自君以下其位既異當各主之無使讒人交亂普察其德普而德營九軍之親自營也開者謂阨隅之道也而外財以重告之當明道路之令再重而告之征於開者勿征於市征於

關謂行商征於市者勿征於關征於市謂坐賈虛車勿索索虛車益其煩擾徒負勿入徒負貨既寡故勿令入其征以來遠人關征如此可以來遠人十六道同齊國凡有十六道皆置關並同此令身外事謹則聽其名謂出入於關者身之外事既謹而從令皆當聽其名之虛偽也視其名視其色既知其色又須視其色之是非是其事稽其德既知其色又須是正其事以考合其德也以觀其外既知其德又觀其外以校量之則無敦於權人以困貌德敦猶厚也校察如此則權詐之人無以成其厚姦非因而不生故曰困貌德其厚姦察行則困厚姦非因而不生故曰困貌德以困貌德國則不惑行之職也國凡此掌行者之職問於邊吏曰小利害信小怒傷義邊信傷德邊人失信故傷德也厚和構四國以順貌德敦厚而和可以構結四國四國之來皆以識信故曰以順貌德后鄉四極既結四國四國之來皆以識信后鄉四極而撫安之令守法之官日行又令守法之官日行邊鄙無關塞制度無得失於經常度必明失經常其巡行之時必明其